

黄宽: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王华锋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政治理论教研部 广东 珠海 519085)

摘要:黄宽,中国早期著名留学生之一,留学美英并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又通过自设诊所、掌管医院、担任西医学教师等方式,积极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开展和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为近代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留学生;黄宽;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91-05

黄宽(1829—1878),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市唐家湾镇东岸村),字绰卿,号杰臣。中国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中国早期留学生之一,第一位留学美英并获得西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医术精深,尤擅外科,曾成功进行了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他是中国最早担任海关医务处医官的中国籍医生,最早担任西医教学的中国人。

黄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史学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1954年,王吉民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第2号发表了《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一文,这是目前可见研究黄宽的第一篇文章。1987年,艾华发表了《近代中国第一位西学硕士黄宽》,梁碧莹教授于1997年发表《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一文;孙石月、樊华的《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黄宽》于2000年发表;2006年,刘泽生的《首位留学英美的医生黄宽》见诸刊物,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嘉惠霖的《博济医院百年史》对此也有所涉及。上述论著对黄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对黄宽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剖析,以便学界更直观地了解这一文化人物。

一、黄宽留学的时代背景

据史料记载,在鸦片战争前的1650—1840年间,中国人赴欧留学的大约有100多人,意大利曾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设立了“中华书院”,亦称“圣家书院”,以教授中国留学生为主。比较著名的有山西平阳的樊守义、北京的杨德望(1734—1787)和高类斯(1733—1787)等人,他们“基本上是

传教士的附庸,是被当作传教士在华的代言人而培养的”^[1]³。在中国近代史上,出洋学生大约有四万余人,主要有官派学生、自费留学生、传教士资助的教会留学生、美国和英国退回的部分“庚款”派出的留学生以及后来的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留学地点主要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地。中国的近代留学史,则是自黄宽、容闳、黄胜三人始,他们是传教士资助的留学生,西方宗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传教士逐步由沿海深入腹地,西方文化开始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入中国。由于传教士早期的传教工作收效甚微,部分传教士开始借助教育、医学、报刊等工具宣传宗教,其中“医学传教”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传教士通过向当地民众免费治病施药博得信任和好感,西医也逐渐得到认同。当时最为著名的当属伯驾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史料记载:

道光十四年(1834)有医生名谓伯驾……于十三行内开医院焉,其它广,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稣之全能,伏祈恩赐德惠术,知医杂病矣。如此服药开方,无不效也。虽昼夜劳苦,然不取人之钱,而白白疗症……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拥挤,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2]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已经得到了普

* 收稿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王华锋(1975-),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政治理论教研部,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珠海市社科联课题“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宽课题成果”(200954),项目负责人:王华锋。

通民众的认可。传教士通过在中国境内开设医院、翻译出版西医学书籍和报刊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医、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医学传教一样,在中国开办学堂也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之一,黄宽入读的马礼逊学堂就是一所有着宗教背景的学堂。

二、黄宽的早期学习经历

黄宽,生于1829年^①,由于父母早亡,自幼跟随祖母一起生活,天赋敏慧,素有“奇童”之称^③,11岁时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学堂^②,成为该校学生。马礼逊学堂是嫁接在中国土壤上的西式学校,为纪念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而设。据马礼逊教育协会记载,黄宽于1840年入学,是第二批入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中文名字亚宽,英文名字 Afun。1842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黄宽也一同前往继续学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黄宽与黄胜同姓,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黄宽与黄胜二者是兄弟关系^④。陈汉才教授曾对马礼逊学堂的学生进行了详细的统计^⑤,资料显示,黄宽和黄胜二者的住址不同,一个是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一个是澳门地区(今珠海南屏),二者相距较远,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兄弟关系。

马礼逊学堂明确规定了该校的教育宗旨:“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些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的后世将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上帝”^⑥。马礼逊学校的课程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主要有宗教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西方科学技术教育,但以西学为主,包括近代西学知识、汉语和基督教教义。西学课程包括英语、历史、地理、算学、初等代数、力学、稽核、天文、音乐等,也曾开过生物课和化学课,教科书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宗教课则是马礼逊学堂的主修课,不仅学习《圣经》知识,还要参加如祷告、礼拜等各种宗教仪轨。马礼逊学堂较为系统地传授了西方近代知识,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方法,为黄宽日后的留学储备了相关知识。道光二十六年(1846),校长布朗由于个人及家人的健康问题,决定回国,并计划带几个学生一同回到美国,以便在那里继续完成学业。18岁的黄宽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抉择。容闳曾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写道:“当勃

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7]75}但是,三人的留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对于父母早逝、跟随祖母一起生活的黄宽来讲,这样的抉择尤为艰难。其次,游学所需资费对于家境贫穷的黄宽来讲更是难题。幸运的是,布朗为愿意留学的学生解决了经费问题,为使三人在美期间认真读书,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这些资助者在资助三人在美留学的费用之外,三人的“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贍”^{[7]75}。黄宽等三人的留学费用由多人一起资助,期限为2年。主要资助者有: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苏格兰人蓄德鲁特(Andrew Shortrede);苏格兰人康白尔(Canbell);以及美国商人李企(Ritchie)等人^{[7]76}。

三、黄宽的留学生涯

1847年1月4日,黄宽一行从黄埔出发,经过98天的舟车劳顿,1847年4月12日,黄宽、容闳、黄胜三人初抵美国纽约,再辗转来到马萨诸塞州,入读著名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涯。

当时的孟松学校是美国著名的预备学校。“彼时美国尚无高等中学,仅有预备学校,孟松即预备学校中之最著名者。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笈远来肄业此校,为入大学之预备”^{[7]82}。时任该校的校长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对于黄宽三人是“特加礼遇,当非以中国人之罕觐,遂以少为贵,而加以优礼”。而在孟松学校,三人所学习的课程涵盖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孟松学校之第一年,予等列英文班中,所习者为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7]82}由于资助人的资助是两年时间,1849年必须回国,因而刚入学的黄宽三人对于未来没有太多设想和规划,只是希望利用二年时间好好读书,为将来回国谋取职业做准备。

黄宽三人开始寄居在布朗先生的母亲家中,后来另租赁房屋居住。在生活中,三人“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分,足以支付一切。惟居室之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活诸琐事,须自为之”^{[7]83}。三人一方面依靠资助人的资助,另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勤俭和打工,得以维持生计。1848年秋天,年龄最长的黄胜因病不得不提前回国。此时的黄宽、容闳二人“居恒晤谈”,开始为前途考虑。布朗与海门二位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发函询问远在香港的资助人,是否愿意继续资助这两位优秀的中国学生。很快得到答复:“二年后如予二人愿至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学习专门科者,则彼等仍可继续资助。”^{[7]84}黄宽与容闳二人经过多次商讨,黄宽“决计二年后至苏格兰补此学额”。1850年夏天,黄宽与容闳同时在孟松学校毕业,随后,黄宽再次收拾行囊,踏上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① 关于黄宽的出生时间,有两种观点,一为1828年,一为1829年,本文采用后者。

② 关于黄宽入学时的年龄,有11岁、12岁两种说法。应是中国对年龄的计算方法,即周岁和虚岁而导致不同。学术界对于黄宽于1840年入读马礼逊学堂没有争议。

当初布朗在归国之时询问有谁愿意同住的时候,黄宽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学生,我们无法想象,经过二年异国他乡的磨练,黄宽毅然远赴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这又需要何等勇气。

李喜所教授认为,传教士资助留学的目的是很复杂的:“有的为了培养教徒或传教士,有的为了给殖民主义者培养接班人,有的出于同情心,也有的为了培养科技文化人才。”^{[1]101}关于资助者为何只愿意资助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的原因,刘晓琴在《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一书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资助人可能希望他们到自己的家乡接受大学教育”^[8]。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二点原因:

首先,爱丁堡大学校长与马礼逊先生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在马礼逊来华期间,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贝尔协士(Dr. Baird)为集全球贫穷苦难之历史,请求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儿、疯人等现状^[9]。随后,马礼逊转请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代为调查,并

写出专题报告,寄给了贝尔协士。马礼逊与贝尔协士的这种关系为后来黄宽入读爱丁堡大学埋下了伏笔。其次,爱丁堡大学具有深厚的医学和神学背景。爱丁堡大学作为英国乃至欧洲著名学府,开设的医学和神学专业也是十分有名。马礼逊先生就是一位著名的牧师和医生,黄宽的资助者极有可能是为了让黄宽和容闳能够继承马礼逊的衣钵和未竟事业,所以只资助去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而不提供其他学校的学习赞助。

1850年,黄宽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爱丁堡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该校的医学院颇负盛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医学院就读。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得知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具体情况。2007年,爱丁堡大学赠送珠海市一份特殊的礼物——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习课程表以及一份拉丁文考试试卷。由于笔者所见为图片资料,字迹模糊不清,只能识别出部分内容,现录入下面表格。

表1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选修课程表^①

Course(课程)	Examine years (考试时间)	University(学校)
Anatomy 解剖学	1851—52; 1852—53	Edinburgh 爱丁堡大学
Chemistry 化学	1851—52	Edinburgh
Theory of Medicine 医学理论	1852—53	Edinburgh
Material Medical 辩证医学	1853—54	Edinburgh
Surgery 外科	1852—53	Edinburgh
Practice of Physic 应用内科学	1853—54	Edinburgh
Midwifery 产科学	1854—55	Edinburgh
Botany 植物学	1851—52	Edinburgh
Pathology 病理学	1854—55	Edinburgh
Practical Anatomy 应用解剖学	1851—52; 52—53; 53—54	Edinburgh
Natural History 自然的历史	1852—53	Edinburgh
Clinical Surgery 临床外科	1853—54	Edinburgh
Military Surgery 军事外科	1953—54	Edinburgh
Practical Chemistry 应用化学	1852—53	Edinburgh
Practical Pharmacy 应用药剂学	1853—54	Edinburgh

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历七年之苦学,卒以第三人毕业,为中国学生界增一荣誉,于一八五七年归国……。”^{[7]84}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五年,于1855年毕业,随后又在英国的医院实习两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得博士学位”^[10]。

四、黄宽积极传播西医学

黄宽毕业之际,爱丁堡大学出现了一股“医学传教”的热潮,并组织了爱丁堡医学传道会,试图通过向叙利亚、中国等亚洲国家派遣传教士,以向这些国家提供医学服务为手段,达到其输入宗教的真实意图。黄宽自11岁起就在有

着深厚宗教背景的马里逊教育会学校读书,一直到从爱丁堡大学毕业,长达15年的学生时代,其一直处于西方宗教的包围之中,而这一时期也是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所处的环境,还是为了报答资助人,太多的宗教因素都在影响着黄宽的每一步选择。在这种宗教情绪以及思乡情绪的影响下,黄宽决定回国。“经过166天的漫长航程,我终于回到了祖国。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300英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大风,风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条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谢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险12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土。”^[11]

① 此资料系2007年爱丁堡大学赠送珠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晓东有关黄宽的档案资料,现藏于珠海市博物馆,资料共四页,一页为课程表,一页为参与课程,两页为拉丁文考试试卷。由于笔者看到的是照片资料,并没有看到原档案,部分内容模糊不清,因此只摘录部分内容。

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回国后黄宽的身份经历了三次转变。

(一)从传教士医生到真正的医生

1857年,黄宽以伦敦会传教医生的身份返国。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就职。他的身份使他在医务界拥有和西方传教医生同样的权益,可以开设私人诊所,收治病人。但是,黄宽在香港的工作并不顺利,相同的宗教信仰并不能使中外传教士平等相处,作为第一个拥有英国著名的医学大学——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医学学位的中国人,遭到了伦敦传道会本杰明·霍布森等英籍传教士的歧视和排挤。这对于长期浸润在宗教氛围的黄宽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宗教是否真的如同教导他的教士所言,可以医人,可以救国?是做传教士医生,还是做纯粹的医生?生性耿直的黄宽毅然辞去了传教士一职,在香港的民用医院担任管理工作。自此,黄宽开始关注真正的民生疾苦问题,沉浸于自己的医疗事业,对于仕途、声名、财富等身外之物相当淡漠。

1858年,黄宽回到广州,在广州府学路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开始其在国内的医生生涯。同年,黄宽接办合信氏(B·Hobson)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通过对该馆大力整顿,使其业务蒸蒸日上^[3]。惠爱医馆为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所创办的医馆,合信在开设医院的之余,翻译西方医学著作,同时又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据1859年报告,该馆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1860年,因黄宽与当局意见不合,加上对某教徒的作为不满,黄宽毅然辞去惠爱医馆之职^[3],再次自办诊所,治病救人。

在接办惠爱医馆的同时,黄宽已在博济医院做兼职医生。博济医院的前身是广州眼科医局,由第一位来华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在十三行内新豆栏街上的丰太行租了一些房间作为居所开办了医局,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该医局因各种原因曾停办,直至1859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觅得新址后,重新建立医局,更名为博济医院。黄宽回国后即参与了博济医院的诊务。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开中国后,黄宽担任博济医院院长一职。黄宽在博济医院服务长达十年之久。在其主持博济医院期间,该医院得到长足发展,在收治病人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1860年,他曾施行胚胎截除术,为国内实施此手术第一人。在以做结石术闻名的嘉约翰之前,黄宽已为33人做过此手术^[3],据统计,黄宽曾做过三千余次膀胱结石手术^[12]。黄宽,也早已忘却了他的传教士身份,成为一名真正为国人服务的医生。

(二)从教士到教师

“医学传教”的本质,不是为这些殖民地国家培养医生,而是利用医学为手段,达到其传教的目的。黄宽最初对“医学传教”这种形式深信不疑。但是在初到香港就遭受严重打击。教会内部的争斗和排挤,使得黄宽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黄宽的工作重心也开始有所倚重,重医学、轻宗教,把在英国学到的医学技术发挥到极致,一方面亲自开办诊所、

主持医局,另一方面开始接收中国青年,传授和传播西医知识,培养更多的医生,医治国人疾病。

在黄宽回国之前,西医一直为西方传教士所把持,虽然也有部分西方传教士医生接收中国人为徒,学习西医,但是这些传教士只是为其培养助手而已,在传授医学和医术方面有所保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授学生和传播西医科学。而黄宽则不同,1858—1860年间,黄宽在惠爱医局工作时,在治病救人之余,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这也开了中国人教授中国人西医的先河。1862年,黄宽又参加了博济医院培养中国医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嘉约翰执药物化学;关韬负责临床各科教学。黄宽在教学方面深受学生欢迎,为了帮助学生更为直观地了解人体结构,他亲自带领学生解剖尸体。此时的黄宽,已从一名传教士转变为一名中国的西医学教师。“教士”和“教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绝然不同,黄宽通过对自己所接受的西学教育的甄别,剔除宗教等迷信思想的糟粕,吸取英国科技文化的精华,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黄宽的爱国情怀,以及在传播西医、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黄宽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临床与教学,加以英年早逝,留下的文字档案资料十分有限,这也给今日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但是黄宽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教师,著述不多,仅有的几篇文字资料都对现实的突发事件和流行性疾病等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把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在兼任广东粤海关医官期间,黄宽每年要写一份详细的有关当地病情的报告,上交海关总税务司,集为《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其中黄宽汇集的关于牛痘和霍乱发病情况的报告,颇受重视。1873年,广州地区爆发霍乱,黄宽再次著文评论真假霍乱的区别。

(三)从私人医官到海关医官

黄宽自学成归国之时,晚清政府正在进行一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自强新政”运动,黄宽由于曾出国留洋,因此被当时的洋务派所赏识,获得步入仕途的良机。1862年,黄宽应李鸿章邀请而加入其幕府,远赴天津任医官,但半年后,黄宽主动请辞,回到广州继续自己的医生工作。另一位洋务派代表丁日昌也很器重这位留洋博士,劝他出任医官,走仕官之途,但黄宽始终没有接受^[13]。黄宽虽然拒绝了担任李鸿章的私人医官,却在公共事务部门长期担任医务官员。

1865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其中内设海关医官一职,医务官的职责是负责海关职员医疗保健、对进出口船只进行检疫以及照顾和治疗患病船员。当时在全国共聘请著名医官17人,其中外国西医占据16席,中国籍医官仅黄宽一人^[13],由此可见黄宽在西医学界的影响。黄宽被聘为首批医务官后,在粤海关处工作,广东是中国重要的对外

贸易港口,来往人员、船只繁多,医务官的责任相比其他港口更为重大。1875年,黄宽还曾担任过西南施医局主任。

虽然黄宽本人对仕途不感兴趣,但是看到洋务派急需洋务人才时,黄宽向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江南制造局总办丁日昌推荐了他的同乡兼好友黄胜。黄胜,中国近代报业和出版业的先驱,1841年入读澳门马礼逊学堂,与黄宽是同学,随后一同赴美留学,1848年因病提前归国。黄胜从事过多项工作,出版、翻译、教学等,努力传播西学,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878年10月,黄宽患颈痲疽之际,英国驻华领事夫人难产,求他出诊,虽经家人再三劝阻,黄宽还是决意前往出诊救治,领事夫人平安,而黄宽归家后却项痲疽突发,于12日去世,享年49岁^①。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昔日同窗好友:“黄宽后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历七年之苦学,卒以第三人毕业,为中国学生界增一荣誉,于一八五七年归国悬壶,营业颇发达。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胜,声誉益隆。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积资亦富。于1879年逝世,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悼惜。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7]84-85}

结 语

有学者认为,“黄宽留英如同天际划过的一颗流星,没有在留英教育史上产生太大的影响”^[14];也有学者从“首位”留学英美、获取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第一人”的角度研究黄宽。本文认为,黄宽实为西医在华传播的杰出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中英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并不涉及到制度和文化的。近代以后,西学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传教士进入中国。虽然来华的西方人通过翻译、教育、西学、新闻、出版等形式宣传西学,由于受到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黄宽留学英国七年,深得英国文化的精髓。英国人“务实重行……治学大都严谨而刻苦……经营事业大都脚踏实地,不夸大,不游

移,不侥幸,并十分注意工作的效果”^[15],英国人的这种务实特质对黄宽影响颇深,在英国留学期间,黄宽勤奋好学,获得了多项奖励和荣誉,同时也使英国人对中国学生留下了良好印象。归国后,黄宽又积极投身祖国的医疗事业,自设诊所、接管教会医院、担任教师,身体力行,用所学西学为国人诊治病情,同时招收中国学生,系统地传授西医学知识,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如曾与黄宽共事的嘉约翰医生评价黄宽:其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榜样^[12]。

参考文献:

- [1] 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 [2] 爱汉者,等编. 黄时鉴整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7:404-406
- [3] 王吉民. 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J]. 中华医史杂志,1954(2):98-99
- [4] 孙石月,樊华. 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黄宽[J]. 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3(3)
- [5] 陈汉才. 容闳评传[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1-23
- [6] 刘圣宜,宋德华.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66
- [7]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沈潜,杨增麟评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8] 刘晓琴. 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2
- [9] 李志刚. 马礼逊在澳门之事业及影响[EB/OL]. 基督教在华一八〇周年纪念特刊,1807-1987. 网络麦种网站: http://www.wheatseeds.org/news/New_s_View.asp?New_sID=348.
- [1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临床医学卷I[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
- [11] 王近夏. 珠海特区报[N]. 2007-03-19
- [12] 梁碧莹. 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J]. 广东社会科学,1997(4):92-97
- [13]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87
- [14] 刘晓琴. 留英教育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3-24
- [15] 储安平. 英国采风录·外一种·英人·法人·中国人[M]. 长沙:岳麓书社,1986:253-295.

责任编辑 张颖超

Wong Fun: A Symbol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ANG Hua-feng

(Teaching Office of Political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Zhuhai 519085, China)

Abstract Mr. Wong Fun, one of the renowned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earlier times, studied in the USA and England and obtained a medical doctor degree.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through establishing clinic and managing the hospital and working as a teacher of western medicine. He was the famous medical scientist and educationi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Wong Fun; overseas student; cultural exchange

①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 18, p. 57, 1879 转引自:王吉民. 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 中华医史杂志, 1954年第2号. 关于其去世日期,有两种说法,一为1878年10月12日,见王吉民文,一为10月2日,见梁碧莹文。